見羅先生書

李見羅先生書序

自世之學者沉於訓詁沒於辭章譾譾焉守咫尺之義不覩於大道儒者慨然發憤欲起而救其敝於是乎招而來之曰爾其歸而求諸心斯其意亦善矣及

峇說既行學者又惟日以尋索本體爲務播揚騰弄了無實際至乎土苴六經浮游萬物而猶曰吾有得於心甚者恣情肆欲惟其意之所便有從而難之輙曰吾無愧於心而已迹非所論

也於今乃得見羅李先生先生
始亦嘗習其說已獨有會于大
學反復磨勘凡數十年自信益
確遂斷以修身爲本一言爲宗
而曰此孔子透性之學也嗚呼
深矣且夫家國天下之不得爲

本固也雖正心誠意致知聖人亦槩置之而獨本修身何也彼其無形而虛此其有形而實虛則高明之徒入於中而有以自騁其窕渺悠荒唐不可端倪畢陋之徒入於中而有以自蓋其

究巧秘詭密不可致詰是可得欺也實則一切無所容矣是不可得而欺也夫然後知孔子之立言其指甚精其爲慮甚遠而先生所以起瞶發矇其爲吾道計者甚不小也或曰周程張朱

四夫子大儒也其於繼往開来
最汲汲矣顧不揭此爲宗何也
曰當是時斯道方明知學之士
大率謹於自守雖以游楊之雜
於佛老亦意見之偶偏耳未嘗
不尊奉其師說也雖以陸氏之

公然敢與朱子抗其規矩準繩
未嘗不嚴固也以是談心之害
尚隱而未彰雖有而未甚至於
今始不勝其可慨耳故先生之
揭修身有見之言也萬世爲學
之常經也其所以揭修身有激

之言也一時救弊之急務也假
令四夫子而生於今其說當亦
出此矣先生非能有加也先生
有高第弟子曰李君元冲奉先
生教来令吾邑比及三載政成
民和暇則至學宮群多士而會

講焉因出先生所著示之多士欣然咸信侯之淵源有自也於是請於侯將付之梓以公同志侯因屬余共加校次余不量後爲著其說如此有志者果取先生之書深體而力行之吾道之

明㢢手其可幾也

無錫顧憲成撰

刻

見羅先生書序

學猶射也明宗者正射之的也陽
弱冠以来稍知向學及聞陽明先
生致良知之教於性命本源若有
微悟顧不得其門塈塈然莫知所

止也比
見羅先生自粤歸同志者咸自遠
方來問學於門下
先生患學者不知本止揭修身爲
本以開示之所著有大學古義孟
子道性善編論語大意而一時手

牘答問無行不與者門下士又筆
記之各彙爲書讀之雖諄諄千萬
語而止爲主意修爲功夫攝知歸
止而後爲知之至者可一言蔽也
先生非諱知不言陽明非遺身不
事岳世立教之意一而已顧性有

本體知盡乎哉聖學正宗大明於
二千餘年之後若耦而射者設正
鵠於百步之内可至可中惟能者
從之又何患近道之艱哉陽晨夕
習其所傳視初志又覺亹亹然
先生論道之餘又嘗謂二三子曰

鳴琴堂上弦誦滿城寍忤當塗之
懽毋拂百姓之欲有志知本之學
者尤宜深念盖塈二三子推大學
之道經斯世務也明訓在耳可以
仕而廢學哉故自綰錫篆不敢規
規期會簿書之瑣每朔望後一日

集諸士於學宮舉聖學宗旨相與
闡明之已三年於兹諸士蒸蒸然
向進且人人祈得先生語以爲作
聖規顧人人手錄之則病矣兹敬
輯先生諸稿彚而刻之以惠諸士
先之大學古義明宗也次之道性

善編論語大意又次之以書問與門人記述語而諸序文附焉一展誦而止修之義燦如矣僭題曰見羅先生書其稿中書間刪其訊謝之辭而獨存其論學語葢恐文詞大繁覽者不便非敢妄去取其間

也雖然俗學卑鄙無論巳其視道大高者迥不免騖玄虛遺近實求觧悟於此身之外譬之計日用衣食者推菽粟以希熊膰慕氷綃霞縠之麗而輕棄裘葛不亦求之愈難去道愈遠耶先生斯錄正今世

士對治良劑非但惠我錫山多士亦將緣此而天下而後世之也學者循是而學焉則無適非修即無適非止格致誠正非內也齊治均平非外也體用一原帝王韋布無二本矣噫維持世道重擔長途非

易易與能也必如曾子之弘毅而後可則因言以求之身因修以得所止全體至善庶無負於斯錄不然以言求言不修不止非惟上孤先生之教其中薄此身亦多矣豈所望於同志耶故述其刻書之由

於簡端以旦暮自勗亦以告同志云

門人李復陽謹書

見羅先生書目録

舊本序文

見羅先生書卷之一

大學古義 考次附

知本義上 爲端溪書士友著

或問子言學之以知本爲要也義何居乎曰此非愚言也修身爲本大學言之矣知修身爲本斯謂知本陽明先生言之矣今論學愛舉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以是爲學之大綱也似也然不省要歸在於何處此所以徒務虛曠言近似而卒無有下手從入處也大學明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必先知止矣而後能定能靜能安能慮以馴至於有

得若止不知則斷斷無有能得者必竟止安在乎物有一條正教人以知止之法也若曰要知止處不難只就事物上辨其所本末始終者而知所先後而止可知矣何也知本末則必無有舍本而事末者知始終則必無有遺始而急終者今世學者殊不然大都皆是後其所宜先者先其所宜後者倒亂了始終本末之序此其精神所以一味漫散無有至止而於道卒去之遠也古之人則不然也欲明明德於天下必先治其國欲明於國先之家欲明於家先之身欲明於身先之心先之意先之知先之物心者何則身之所

主宰是也意者何則心之所運用是也知者何則意之所分別是也物者何則知之所感觸是也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者所謂物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者所謂事也本末始終先後則序之自然而不容紊者也夫身爲家之本則必始於身修而後家可齊家爲國之本則必始於家齊而後國可治國爲天下之本則必始於國治而後天下可平奈之何世之人要平天下者便從天下去求要治國者便從國去求要齊家者便從家去求曾見有其身之不能修而可以齊家者乎曾見有其家之不能齊而可以治國者乎曾

見有其國之不能治而可以平天下者乎又曾見有其心之不能正而可以修身其意之不能誠而可以正心知之不致而可以誠意物之不格而可以致知者乎以此意端擾擾竟日馳求無有寧止齊治均平紛然措手而渺渺無歸宿之期也既不知止安能有定既不能定從何致靜既不能靜何處得安既未至安云何能慮儘力修齊平治一切盡以意識揣摩以氣魄承當以智術籠罩以聞見摹擬而於道卒去之遠矣何由能得得者何即德之實遺於事物而實體於已者也故辨得本末明白自然不去末上着功本

正而末自畢識得終始明白自然不去終上着功始治而終自就條其教人功夫亦真可云喫緊而不厭其煩且瀆矣而世終莫之悟也然猶慮夫外騖者固致遺其本始而反觀者又或涉於玄虛則其下手之際亦終茫昧而無有所歸宿也故於先後兩節之下又直斷以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此是聖人之學十分平實十分妥當斷知身外無有家國天下修外無有格致誠正均平齊治但一事而不本諸身者即是五伯功利之學格致誠正但一念而不本諸身者即是佛老虛玄之學故身即本也即

始也即所當先者也知修身爲本即知本也知止也
知所先後者也精神凝聚意端融結一毫熒惑不及
其他浩然一身通乎天地萬物直與上下同流而通
體渾然一至善矣家於此齊焉國於此治焉天下於
此平焉所謂篤恭而平垂衣而治無爲而理者用此
道也本亂一條又以㳂言身之必爲本而學之必先
於知本也若舍身之不本而汲汲於均平齊治而能
有成者斷斷乎無是理也故直結以此謂知本此謂
知之至也此眞所謂至善之極則知止之實功而明
德親民一以貫之者也舍修身之外寧復有所爲知

本有所爲知止至善者哉

知本義下

或問子之以身爲本而本之似也不知家國天下心意知物亦烏所用其力乎曰天下國家非他也即身之所體備者也心意知物非他也即身之所運用者也故格致誠正一毫有不備則身固無自而能修均平齊治一毫有不至則身亦不可以言修何者身之所處不於家則於國不於國則於天下未有遺人物而獨立者故言身則家國天下皆舉之矣身之所修非齊家則治國非治國則平天下故言修身則格致

識正兼舉之矣曰然則本體之明德抑何所從而識認之乎曰明德者非他也即德性之充滿於吾身而貫通於家國天下者也人惟不知身之為本也而倀倀然支離其意緒流散其精神則本體之無由而識認者有之矣今既知夫身之為本也而本之而止之而修之而一毫精神不以騖於外則此虛靈之體自然日充日滿日昭日著月將日就有緝熙於光明矣而又何憂於本體之虛靈乃有不能識察者乎且今學者所以卒歲窮年無所至止正為學不知本之故所以憑其意見卜度揣摩將身所體備切實之事棄

倫日用之常盡數看作麁迹架漏空疎而日以尋索本體爲事糜費歲月眩瞀精神播騰唇脗是賺誤學者之坑阱膏肓也而尚欲踵而行之淪胥以底於溺也不亦左乎曰然則昔之儒有謂大學之要在於致知而陽明先生亦惟專揭致良知以爲是聖學之正法眼藏也夫豈其無見於此也而云然乎曰有是也只以經之本義考之則極其用之大而廣也至於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析其功之密而精也至於心正意誠知致而物格而要其歸之約也則斷以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彼豈不知夫知也者

心之體也乃不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致知爲本而必曰修身也乎今既不曰正心不曰誠意不曰致知而特揭曰修身則其意端亦真可想矣豈不以身心意知之本通爲一而格致誠正之莫非所以修其身者乎且偏言之則如論語之言知而身心與意未嘗不備其中槩舉之則知大學之備言大用全體則必要以修身而後爲極至於陽明先生之揭致知者則又自有說與大學之斷自修身者道同學同而意各有指也獨不觀註中之所以訓知者乎曰知猶識也只一箇識字誤將德性之良知誘爲聞見

之記識由此以多聞多見爲致知以博古通今爲格物濫爲記誦侈爲辭章淫爲訓詁曰倀倀焉求明於其外以是爲天德之良知也而聖人之學幾於淪晦陽明有憂之故於致知之上特爲點出良字若云大學之所謂致知者非知識也乃良知也故揭良知者意誠在於此也至其古本旁註一則曰只是修身二則曰只是修身而於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之旁註之曰知修身爲本斯謂知本斯謂知至此又豈其無見於此也而云然乎矧當陽明先生之時世方汨没沉痼於訓詁辭章而莫知所以自反則致知之提

揭也誠爲緊要今天下之士已無不知學之必求諸其心也而其所缺者正惟在於不知身之爲本也此其所以高持意見流爲空跡甚至恣情狥慾亦弊之所容或有者則此修身者豈惟學聖之常法固即所以爲今日學者對治之良劑也則舍修身之外將何所本而又復將何所以用其力也乎

知止說

或問註以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明德爲本親民爲末今乃以知止者即知本也則所云本末始終者義安在乎曰皆非也德與民一物也即了文之所謂身

心意知家國天下者是也然而有本末焉明與親二事也卽下文之所謂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者是也然而有終始焉物既有本末則舍其本而事末者非也事既有終始則緩其始而急於終者亦非也此正教人以知止之法也若以明德親民爲兩物是岐而二之也以知止能得爲始終是不復知有明與親之實事也而可乎曰然則所謂定靜安慮者於學何所取乎曰斯義也易言之矣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艮其止止其所也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世之人惟不知夫身之爲

本而本之也故反觀者既致墮於空虛而外騖者又以遺其本始卒滋昧而無有所歸宿也既不知止安能有定既未能定何由得靜既不能靜云何能安既未能安則睿智聰明一切無從出也何自能慮既未能慮則所云均平齊治者術數也權謀也所云正誠致格者聞見也揣摩也何云能得故所謂定靜安者即所為本無思為而寂然者也心之本體然也不復其本體何由能慮所謂能慮者即所為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也心之本體然也不復其本體何為能得得者何即德之貫通於事

物而實體於巳者也家齊焉國治焉天下平焉而知至意誠心正而身修然必自知止始也所謂艮其背者是也此知本所以爲學之要也

格致義

或問致知格物學問之工蓋莫要於此也獨無傳者何與曰知非他也卽所謂意之分別者是也物非他也卽所謂知之感觸者是也除却家國天下身心意知無別有物矣除却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無別有知矣故格致無傳也一部之全書卽所以傳格致也如傳誠意則意物也而所以誠之者卽知也傳正心則

心物也而所以正之者卽知也傳修身則身物也而所以修之者卽知也傳齊家傳治國平天下則家國天下者物也而所以齊之治之平之者卽知也故格致無傳一部之全書卽所以傳格致也曰知之無別有知也物之無別有物也似也而所以格之致之抑何如以用其力耶曰難言也然非難言也抑亦不攷於經之過也如戒自欺求自慊愼其獨知必其意之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而無有不誠而所以格誠意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身之有所忿懥恐懼也好樂憂患也所以使心之失其正者此也心之有不在焉

所以使身之失其修者此也而所以格修正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之其所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而辟焉身之所以不修者此也家之所以不齊者此也而必由其好惡之正而所以格修齊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正其身以刑家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必有諸已而後求諸人不令於民而反所好而所以格齊治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所惡於上者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者則不以事上所惡於前者不以先後所惡於後者不以從前所惡於左者不以交於右所惡於右者不以交於左推之理財用人一切同民

之所好惡而不以已意與之而所以格治平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大率致字固兼體認擴充而格字亦兼察識格正所謂其次致曲喪致乎哀者寔足以盡致義而所云格其非心格于文祖有苗來格格物之格寔亦兼有其義也故曰非難言也抑亦不攷於經之過也以格物爲去慾是不知物之非慾也體備於我者也其失也虛以格物爲感通是不知致知者非虛也格物者正其實下手處也其淪也寂以格物爲窮至事物之理是不知物理非外也遺吾心而求之無復有物理也其失也支是皆不攷於經之過也

各以其意窺之不得已從而為之詞故曰非難言也
不攷於經者之過也

此謂知本條答義

有生惠府考此謂知本題問曰知本果難言生等雖
日侍先生之教講於知本之宗題到茫然難以下筆
即詞句稍條者義終不快先生曰此蓋合下來解者
欠明之過未可專諉於諸友講貫之踈諸生因請曰
此意必竟當如何看先生曰往年陳永寧曾問此于
時永寧未契于學有難顯言謾答之曰且放下此孔
門知本的一大消息也未可輕易談也永寧固請不

已數日而後告之今姑為諸友一述之大率曾子八
傳雖諸傳無不盡心而於止至善一傳尤為喫緊留
意首引邦畿以見止必有所次援黃鳥以見止所當
知卻引穆穆文王點出仁敬孝慈信以示止之善則
卻引聽訟指出知本以示止之歸宿聽訟一章原文
在此知其非錯簡也備矣卻引淇澳暗說明德之止
於至善而自兼乎親民所謂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者是也以證只在知本卻引前王不忘暗說親民之
止於至善而寔本乎明德所謂親賢樂利皆自於上
者是也以證必要知本大率聽訟者是求在人使民

無訟者是求在巳求在人者其意非不欲民之無訟而訟不爲無求在巳者其意似不着在訟上而訟不待聽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言聽訟非爲難必使民無訟乃可貴也此孔子語也無情二句是曾子解釋使民無訟之旨此謂知本一句是曾子傳釋經文之旨無情者不得盡其辭非禁之也所謂有耻且格自不忍盡其虛誕之辭也大畏民志者非威之也所謂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也必如此而後謂之知本必如此而後謂之知止予所謂本者止之地也是也獨言聽訟者蓋

全副當精神走向人邊莫如聽訟之顯者矣他日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陽膚之意豈不要向曾子討一聽訟之法曾子之答却只告以使民無訟之道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則顯然修身爲本之家傳也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則昭然使民無訟之意旨也知民散由於上之失道而知本可徵知得情之爲可矜而聽訟之不足尚益審矣吾故曰此是孔門知本的一大消息也未可輕易談也三千莫不聞教曾學獨得其宗豈不爲信然哉豈不爲信然哉一時在坐者聞所未聞莫不踴躍稱快曰二千載未明之義先

生發之孔曾有靈含咲矣

大學考次序義

一大學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又曰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明道先生言之矣三千之徒葢莫不聞其說惟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晦菴先生言之矣故欲明學者必以孔曾為宗以大學為竅大學不明烏取而識孔曾之宗章句定於朱氏古本復於王氏孰是孰非非一考訂信而從之卽大學之章次尚未覩倫理也而學何由明乎

一謂大學之有錯簡而考訂序次之者程朱也謂大學之無錯簡而一循用其古本之舊者陽明也古書之有錯簡者多矣何獨大學武成最著者但由千載而下遡觀於千載之前所以考尋而序次之者非有據莫徵也經者傳之案也假令經而缺焉傳雖錯無徵也無徵誰信所幸者經文具在也以此謂知本爲衍文以此謂知之至也爲斷簡此經文之所以缺也陽明先生之復古本是也今從之

一傳者所以傳經也經之序傳之序也明德親民止至善經之首揭也而傳誤在沒世不忘之下此昭

然簡之錯也晦庵先生正之是矣今從之

一聽訟一章蓋釋經文知本之義正示人以止之歸宿也故次止於信下非錯也今復其舊

一淇澳一條以證明德之止至善而自兼乎親民親賢一條以證親民之止至善而寔本乎明德皆以明知本義也教人以知止之法也舊本誤在誠意章下亦昭然簡之錯也晦庵先生正之是矣今從之

一致知格物孔爲之經曾不傳者非缺也蓋就物而言實實落落有箇物除却家國天下身心意知無

別有物也就知而言實實落落有個知除却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無別有知也故傳誠正傳修齊傳治平而格致卽在其中也懸空傳格致不得也晦庵先生補之矣其是其非未論也只所云卽凡天下之物者不知舍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他復何物乎故格致無傳也曾不爲傳非缺也今仍其舊

一經者傳之案也古本復經無缺矣以傳釋經以經卽傳孔曾雖在千載上其心固昭然如見也按經文挨章句一循其理之序次是正之而略箋其義之要者附之古義諸篇後俾覽者得詳焉

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約言學之大綱）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申言止之為要）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教以止之之法）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

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詳數事物各分先後本歸修身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又決言之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結歸知本知本爲至矣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證言在明明德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證言在親民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用極即止至善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證言止必有所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證言止所當知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

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證言止之善則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只是修身為本此以證言止之歸宿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證言明德之止至善而自兼乎親民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證言親民之止至善而寔本乎明德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

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

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

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内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彦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

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鷄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

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見羅先生書卷之一

道性善編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孟子與世子豈一言乎萬語千言約其旨只是道性善豈獨語世子卽全書所道者皆性善也此孟子宗旨也他章或言情或言才或言知能知能者才也皆所以道性善也學必明宗要知其旨

夫道一而已矣

一者何卽所謂性善也信得性故信得人皆可以爲堯舜也不從性上道善如何一得一到情上善

不善雜出便二之矣

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孟子宗旨原是道性善故門人約其旨而記之者固曰道性善公都子約其旨而辨之者亦曰道性善道性善道情善界頭不可鶻突毫髮差殊天壤懸隔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

性不可見言性者只是言其故而已矣以故言性豈獨凡言性者雖聖人之言性也亦只言其故而已矣程伯子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

便已不是性其意正爲此也孟子最雄辯舍故以言性恐孟子亦難下口也但孟子到此却有箇分曉凡感於情動於知能之用者孰非故也而利不利分矣利者何順也孟子只在這裏討分曉就其順而動者則知其爲性之本色也非順而動者則知其非性之本色也以故言性孟子之所以與人同也以利爲本則孟子之所以與人異也是法也亦不起自孟子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率性則皆道順動則皆性之本色矣

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

性不可見可見者情而已水寒火熱標本豈容有二信得情故信得性情之可以爲善者性爲之也此吾所以道性善也

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

性中只有一箇善而已何處得仁義禮智來蓋情之發而爲善者非止一端矣有惻隱有羞惡有辭讓有是非惻隱者孰爲之吾以是知其仁羞惡者孰爲之吾以是知其義辭讓者孰爲之吾以是知其禮是非者孰爲之吾以是知其智真所謂固有之者也順此而動固無有不善之情循此而作者

亦無有不善之才如何叫做才試以孺子入井喻之無智愚無賢不肖同一發怵惕惻隱之心是固所謂情矣至於作用則有大不同者或止於哀之而不能救或能哀之又能救之或能哀之又能救之而又曲盡其所以處之之道則所謂才也故愚以知能者當之正謂此也未有情善而非性之善者未有情善而才乃不善者率性而動皆非所謂

外鑠我者矣

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所謂民之秉彝

也性有恒秉故情有恒好所所謂道性善者也性之
善則情之所自來也
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云云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
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如何說入井如何又說孺子入井如何又要說是
乍見入井蓋入井者事之最可矜憐者也孺子於
人最無冤親者也而又得於乍見是又最不容於
打點者也以最無冤親之人而有入井可憐之事
又忽然得於乍見不知不覺發出怵惕惻隱苦口

苦心只要形容一箇順字如何只要形容這箇順字蓋不順則外面的便有打點粧餙不與裏面的相爲對證矣此正所謂以故言性也以利爲本也正孟子道性善之巧機也而以爲道情善者非也故下文緊緊點出端字仁之善具於内而惻隱之端露於外義之善具於内而羞惡之端露於外禮之善具於内而辭讓之端露於外智之善具於内而是非之端露於外故孟子道惻隱者欲人信性之本仁道羞惡者欲人信性之本義道辭讓者欲人信性之本禮道是非者欲人信性之本智信得

性而後學有歸宿若以謂道情善直於情上歸宗則有惻隱者亦容有不惻隱者矣有羞惡者亦容有不羞惡者矣善不善雜出教人如何駐脚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

性只有一箇善到情上善不善雜出矣世之用智者不知本其初之所由來而惟執其故之有多舛故或謂之性惡是據故之惡者言之也或謂之善惡混是據故之善惡混者言之也或謂之無善無不善是據故之無分於善不善者言之也或謂之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據故之有善有不善者言之

也是皆所謂鑿也豈性之本然所自來乎以此言性必爽其真以此言天必乖其度蓋鑿智之爲敝如此

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

告子蓋有見夫世之行仁義者皆勉強也故有杞柳桮棬之喻以爲必有所矯揉造作而後成也此正所謂鑿也孟子只就上點出一箇順字便一爲性一爲非性也昭昭矣所謂道性善也

性猶湍水也决諸東方則東流决諸西方則西流人

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告子葢有見夫人之善不善者隨其所習故有湍水之喻以謂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只一箇決字便是鑿處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者順也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者不順也順是性不順非性孟子云云皆所謂以利爲本也故

其理獨長其言最有據古所謂下令於流水之源
者順也理意亦好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
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
理義而受之

燕安時則理不勝欲窮迫際則欲不奪理孰重於
死寧死不顧則羞惡之本眞發露雖死不能奪也
羞惡者孰爲之則所謂義之端也葢吾之性原有
是義也是亦所謂順也所謂道性善者也葢欲不
能奪理則湊根俱是性之作用矣

仁人心也云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性有定體故言性者無不是體情意知能有定用故言情意知能者無不是用惟心爲不然以心統性情者也故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孰爲之體性其體也指用而言者孰爲之用情意知能其用也虞廷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豈有二心此亦所謂指用而言者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心豈有出入此亦所謂指用而言者也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則所謂指體而言者也而用在其中矣他章之言仁

必以屬性惟此章之言仁直以屬心求放心人只漫說必竟向何處求前念不管後念後念不續前念陽明先生為轉一語甚好曰學問之道無他求仁而已矣亦是見得放之不可為方所也求之無可為依據也惟仁可求惟仁可求者則性之有常善也所謂夫道一而已矣不就一上認取何處歸宗

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

此又以思為言亦是指心之用而說故曰官不思

則不能通微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豈有學而可以廢思之理須知思則得之得何物乎不思則不得也不得何物乎世之學者必謾曰思則得之者得此理耳理又何處安頓視無窮聽無窮物交之引亦無窮名曰思之同一徃而不返樂記有之矣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之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内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此最得古人用思之理大率爲物引者只是不能反躬思則得之者只是不令知誘於外大者先立常止也小者不能奪此物交之

所以不復能牽引也立字非漫言確然有箇歸宿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

性有同善故心之於理義也有同然如何呌做理義蓋自性而言渾然只是一箇善自其所發端則或發爲惻隱而露其仁之理或發爲羞惡而露其義之理或發爲辭讓而露其禮之理或發爲是非而露其智之理是皆所謂善也則善之自然之條理也循是而發之各當其事理之則而不過焉則所謂義是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聖人知性

善復其性之本善故得其心之所同然也是亦所

謂道性善者也

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

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

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

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

哉

孟子百討千方婉婉轉轉只要發明性善然必竟

無方拈掇得出必竟只是言其故而已矣以利爲

本而已矣乍見嘑蹴指點已勞念之人生有幾箇

陡然遇着這等光景有幾箇瀕死遇着這箇境界
則何處討惻隱羞惡的本相來故又就日夜息處
點出平旦時一段氣象其好其惡坦然一箇順機
是又性善的頭面發露處也情善故才善性善故
情善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眞孟子道性善本旨
也若不識宗旨於四端之外又去尋討一般夜氣
豈不支離豈不重添縈絆
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心有放故做工夫着得一箇存字有不正故做工
夫着得一箇正字皆是對治之法至於性上眞是

不可加得一物故只說得一箇養字養之法豈有毫分做作在孟子中只是道得一箇息字在大學中只是道得一箇止字息與止豈有毫分做作真所以養之之方也易之所謂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正是性得其養自然的體段光景所謂不待存而自無不存者與存心之存其用稍殊欲識孟學之宗惟在性善欲識孟子復性之竅惟在一養

生之謂性云云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性者生之理也知生之爲性而不知所以生者非

知性者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謂兩儀外別有太極固不可指兩儀而即謂之曰太極亦未可朱子之解無極而太極也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寔所以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理最精詞亦最確故中庸只説隱只説微只説未發只説不可覩聞大率顯見覩聞皆所謂發者也正告子之所謂正者也凡有知覺運動者孰非生乎若不本其生之所由而惟據其迹之可見則知禮知義者固知覺也而知食知色亦知覺也以至於知有食色而不知有禮義亦知覺也同一知覺同一運動可

云何者非生生既是同可云何者非性噫知孟子之不以生之謂性則知孟子之以利求故而必本其善之所由來矣

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孟子固命世之才告子亦非尋常之輩今古性學爭雄只有一箇儒釋不須遠取只孟子告子兩人辨處便是一箇的當底大公案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豈徒以闢告子是即所以闢佛老矣忍答涂生書有謂擬善則仁義禮智從何植種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從何發苗不嘗知義即是

未嘗知性所謂性無善無不善也端的說得超脫只被孟子一眼覷破所謂性猶杞柳性猶湍水決排矯揉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一切皆知其病之所由來矣外之一字最宜玩味外與內對認得性善即善爲性之固有故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此內之消息所由來也認得性爲無善無不善則總非性之固有故曰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此外之病痛所由起也一箇內之即率天下之人而趨仁義而所以爲天地立心者由此矣

一箇外之即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而所以爲生民戕命脉者由此矣愚故曰豈徒以闢告子是即所以闢佛老也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

心者性之發靈性者心之蘊奥仁義禮智正所謂性之德也君子之所性分定者特有此而已根之一字最宜味譬之喬枝葉皆可見惟根不可見不可見然所以發榮滋長者皆根爲之也知根之爲義而性之歸趣可得而識矣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眞善點掇到此又拈出一箇赤子之心須知赤子之心從何得來只爲性善之故人同此善赤子之心從何得來只爲不慮之故知赤子之心自於不慮而大人所以不失其赤子之心者其道之端的可知其來由矣

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執形色而指爲天性固不可外形色而別求天性亦未可故曰形色天性也葢直指也卽所謂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是也色卽是空空卽是色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徹見者乃敢如此下語耳然非

徹見者亦未可如此道也踐之一字最妙正是順性而動各還本則之意九竅百骸無一而非善之所充滿流布也如人行路信步踏去脚脚皆着實地是乃所謂踐也違聰明之則則耳目虛矣不能踐矣違慈孝之則則父子虛矣不能踐矣如何便能動不違於聰明慈孝之則須思其故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其心是盡心的工夫養其性是知性的工夫存之又存以至於無有不存而心盡矣心無有不存

而性得其養矣存養本是一路要析言之則養爲存之主意存爲養之工夫此事天之工而知性知天自其分內事矣求放心即是存之之方苟得其養無物不長即是養之之意故敢謂孟子復性之宗惟在一養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剛大直浩氣之體段也易之所謂直方大者是也要在養怕在害如何叫做養集義以生之之謂也

如何叫做害不慊以餒之之謂也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者何也蓋其爲氣也原是配道義者也性本善道義者善之流行也順性而動則配道義而出之氣所以充違性而動則背道義而行之氣所以餒無是餒也是字指道義無道義則氣餒也故孟子說浩然之氣亦所以道性善也故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不緣性之本善行之一不善耳何餒之有義內義外從茲判矣道善與無善無不善見各有由來矣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孟子認定了性善故情可爲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認定了情善故才無不善只怕人不信得性善無地歸宗故又以知能之良者表之知能者則正所謂才也知能之良者則正所謂情之可以爲善者也才之無不善者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孰爲之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又孰爲

之也故曰親親仁也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者是也性中若無仁孩提之童如何知愛親敬長義也即所謂羞惡之心義之端者是也性中若無義孩提之童如何知敬長達之一字義尤明白只是一箇順所謂火燃泉達充之足以保四海者此之謂也然充者非是尋取既往之怵惕惻隱來充達者不是尋取孩提之愛敬來達信其性之本善而知所歸宗達其性之本善而知能之用莫非良矣